

触动

入伏前的风带着黏腻的热，我坐在车里摇下车窗，想透口气。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哨音，混着整齐的口号：“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1、2、3、4！”目光循着声音望去，思绪猛地被拽回军营——“黄浩然！喊口号能不能大声点？没吃饭吗？”班长的吼声仿佛还在耳边。

记得初到兰州那天，站在西站的站台上，望着这座被称作“金城”的城市（古人说“金城汤池”，原是喻它固若金汤），心里却没半分欣喜，反倒空落落的，像做梦时从高处坠下，想抓点什么，偏是什么都抓不住。梦想明明就在眼前，脚却像灌了铅，迟迟不敢迈上那辆漏风的绿皮大卡车。

基层部队里，体能训练是重头戏。天刚蒙蒙亮，训练的哨声就划破晨曦。我的班长，身材魁梧，皮肤黑得发亮，据说摔跤能连续赢十八场。我不信，想要向他发出挑战。有次越野拉练，我总一股脑冲在最前面，他却紧紧地跟在队伍中间，给掉队的战友递水、鼓劲，帮着扛枪。等我喘着气在终点等他们时，他盯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线，没半句表扬。过了好一会儿，才沉声道：“有的时候，团队的意

义比个人重要。”那句话像块石头砸在心上。后来我学着他的样子，训练时留意身边体力差的战友，扯着嗓子喊“再坚持几步”。看着他们咬着牙跟上队伍时，忽然觉得，19岁的少年好像也有了点大人的模样。

2020年8月18日凌晨5点，警报在营区炸开——四川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青衣江流域全线超保，大渡河、岷江下游也险情告急。我们旅接到命令立刻出动，可抢险名单里没我的名字。我攥着衣角闯进作战值班室，硬着头皮跟连长、指导员请缨。到了一线，我们连轴转了两个昼夜：扛了四千多袋沙包，搜了两百户人家，转移了一千两百名被困群众。到最后一个村子时，有个村民急冲冲跑来，说他妻子要生了，试了各种办法都转移不出去。我们合计着，冲锋舟太快太颠，孕妇肯定受不住，于是我和班长、副班长、驾驶员，找了副担架，从一片没完全淹没的庄稼地里抬她走。脚下的泥地被水泡得软乎乎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孕妇呼吸急促，大概是快生了，我们一边尽量把担架抬稳，一边不停地跟她说话：“别怕，稳着呢”

“马上就到了”。走了不知多久，终于看见远处急救车的灯光，把人稳稳送上车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天不知不觉放晴了，我靠在班长肩上，眼皮一沉，就那么睡了过去。

时间过得像场梦，还像是场甜梦。退伍到现在，角色还在慢慢转，可那些刻进骨子里的习惯，改不了，也不想改，大概早就顺着血液，成了生命的一部分。2023年7月，我穿上了“中铁蓝”，工作服左上角的“中国中铁”标志，像当年帽檐上的红星，在心里闪闪发亮，也如愿以偿成为了铁军中一名新兵。刚到工地时，满眼都是叫不出名的机械、弄不懂的工序，新鲜又陌生。我总借着去现场拍照的机会，追着同事问：“这材料叫啥？”“承台墩身要咋施工？”工地上的同龄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却总耐心答我。你一言我一语里，我慢慢摸清了环境，心里也对项目各部门各项工作有了谱。

想到这里，我摇上车窗，目光从那扇绿色的大门和哨兵身上移开。这条路明明走过无数次，今天却格外不同。许是阳光的角度变了，又或许是地上的光影，比往常更斑驳些吧！

幸福的期待

温立兰

一个约莫四岁的小女孩，趁自己不在妈妈眼皮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脚偷偷滑进了妈妈的高跟鞋里，她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小手扶着墙，身体靠着墙根，小心翼翼往前挪着步子，突然，“咚”的一声，小女孩重重摔倒。妈妈惊慌地循声而来，只见女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只高跟鞋还挂在小脚上，另一只却不知飞哪去了，模样甚是滑稽、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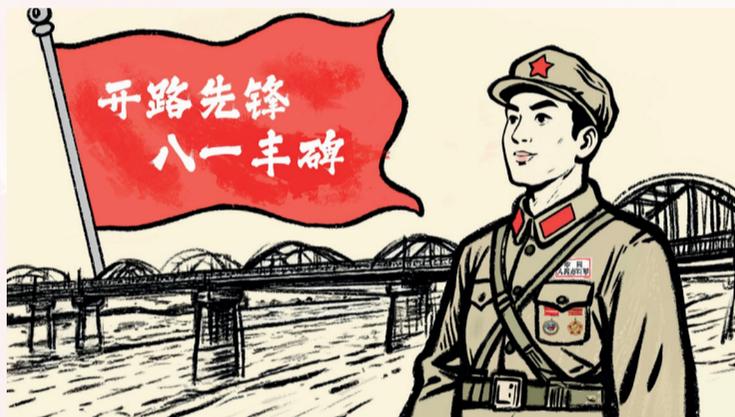
就连那懵懂无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小孩童，都无法拒绝高跟鞋的诱惑。她们会趁着妈妈不注意，偷偷穿上那双精致的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仿佛瞬间变成了优雅的小公主。

更何况是那些成熟、时髦的女性呢？高跟鞋简直就是她们的心头挚爱。无论是搭配利落干练的风衣，展现出职场女性的果敢与洒脱；还是配上飘逸灵动的长裙，营造出浪漫唯美的氛围，高跟鞋都能完美适配。当女人脚蹬高跟鞋，迈着轻盈的步伐，一步一摇曳，一步一英姿，那优雅自信的模样，仿佛自带光芒，堪称人间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风景线。

起初，我很爱穿高跟鞋，炎炎夏日，漫步于熙熙攘攘的街市间，一袭轻柔如雾的薄纱裙轻拂过脚踝，搭配着飘逸灵动的雪纺上衣，似夏日微风中摇曳的花朵。脚上那双纯净如云的白色高跟鞋，踏出的每一步都带着轻盈的节奏。但一天下来，脚酸痛难忍。一个月后，我果断脱下那一双令人无比痛苦的高跟鞋，换上柔软舒适的平底鞋。虽身高不够，站在同事面前的我，显得“小鸟依人”，但脚步却如漫步云端般自在轻盈。

后来，身边越来越多的女同事纷纷脱下女性引以为傲的高跟鞋，换上休闲运动鞋、百搭乐福鞋，大家像是开启了一场“舒适大派对”，在轻松自在的步伐里，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亦如某品牌的广告语所言：“我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我对过往一切情深意重，虽然这人间路遥马急，但是生活不是故事，是经历。”

小女孩揉着发红的脚丫，眼泪还在打转，却瞥见，且永远记得妈妈光脚向她跑来时，一脸担忧、爱怜的模样。多年后她终于懂得，高跟鞋里的童话会摔倒，而平底鞋下的奔跑才能接住生活。如今她依然会为橱窗里的水晶鞋驻足，但更爱鞋柜边那双磨旧的芭蕾平底鞋，像童年时偷偷向往的翅膀，如今终于长在了最自在的地方。正如母亲当年笑着拾起那只飞远的高跟鞋所说：“美可以踮起脚尖，但幸福总要脚踏实地。”



《开路先锋 八一丰碑》

袁静雯作

旧军装

王聪

洗衣盆里 那件泛白的旧军装 搓着搓着 就起了毛边	领口的补丁 还留着汗碱画的地图 袖口磨破处 隐约可见弹道的纹路	晒透的棉布味 混着些火药气息 在盛夏阳光里 轻轻爆裂
晾衣绳上 水珠滴答着 像那年营地 未干的晨露	孩子们总说 扔了吧 可每次晾干 它又回到了衣柜最深处	而八月一日 所有的旧军装 都会在记忆里 重新列队

鱼鳞瓦下的童年

董磊

山东的村庄，屋顶上排着鱼鳞似的瓦片，黑压压的，远望去，便如一片片晒干的鱼。我幼时每每仰头看那瓦片，总觉得它们随时会游动起来，排出一阵水花，向天上了。

鱼鳞瓦是极好的东西。下雨时，水珠从瓦上滚落，连成一串，打在檐下的石板上，叮叮咚咚，竟有几分音律。祖母说，这雨滴声是“天公在弹琴”，我信以为真，常常蹲在檐下听上半日。雨水顺着瓦沟流下，汇入门前的土沟，土沟里的水又黄又浊，夹着些枯叶和鸡毛，流向不知名的远处。

瓦匠张伯是村中唯一会烧瓦的人。他身材矮小，脸黑得像一块陈年的瓦片，手指却出奇地灵巧。他制瓦时，先将黄泥和水反复捶打，直至泥团柔韧如面团，再揪下一块，甩在瓦模上，用木刮子一抹，便成型了。瓦坯阴干后，码入土窑，烧上三天三夜。出窑的瓦片，黑中透青，敲之有金石声。张伯说，好瓦能用百年。

我家屋顶的瓦便是张伯所制。每年春

末，父亲总要借了长梯，爬上屋顶，将松动的瓦片重新摆正，又换上碎裂的。我站在下面递瓦，仰头望着父亲的身影在鱼鳞般的瓦片间移动，阳光透过他的轮廓，将瓦片照得发亮。那时节，村中家家都在修屋顶，远远近近的瓦片在日光下闪烁，仿佛整个村庄都活了过来。

后来我离了村庄，定居江西南昌，平日里见到的尽是水泥平顶，或是红色的机压瓦，整齐得令人发闷。偶回故乡，发现老张的瓦窑早已废弃，窑口长满野草，窑壁上爬着藤蔓。村中新房，也都用了那种红色的瓦，轻飘飘的，据说价格便宜，运输也便当。只有几户老人，还固执地守着黑鱼鳞瓦的屋顶。

去年冬日回乡，见村委会门口挂着“乡村振兴示范点”的横幅。村里正在修整老屋，说要发展旅游。几个工人正在给一座旧宅换瓦，用的竟是仿制的鱼鳞瓦，颜色黑得不自然，边缘过于齐整。我拾起一块碎片，轻敲几下，声音闷闷的，远不如张伯的瓦清

如果有一天

詹晓

如果有一天
我把咖啡洒在花园里
让一片枫叶在黑夜中悄悄品尝
植物的芬芳就能拥抱拿铁的醇香
留下属于星空璀璨的光芒

如果有一天
阳光亲吻着孩子们的秋千
一抹微笑在黄昏的屋顶盘旋
雨滴睡在彤云的影子里
我就用心灵的相机拍下这一幅安宁

如果有一天
雪花伴着北国的风造访
我打开梦境中的壁炉
升腾的温暖火苗跃上了玻璃窗
往昔的歌谣在老照片里回荡

如果有一天
远方的海潮在记忆中曼舞
少年的理想在森林中静默安放
我会把如鲸歌般绵绵无尽的幸福
挂在葡萄园湛蓝的天空上

如果有一天
所有的矛盾握手言和
痛苦在不渝的眼神中消散
那穿越人海的匆匆一瞥
定格为额上深情无悔的誓言

如果有一天
实现这一切
那就让它
成为漫长人生里
最美好隽永的瞬间

月亮爬上小山坡

刘园

一个人在寂寂的黑夜里
黄昏被走完了
然后一脚踏进了暮色
落在草尖上的月光
渐渐地退到远处去
一箭之外
人间的烟火，在暮色中摇摇晃晃
再走半响，人烟渐渐荒芜
只有傍晚的风
慢一阵，紧一阵
在旷野中忽啸着
一阵来，再一阵去
一会儿，就一会儿
月亮便爬上小山坡

脆。“这瓦哪里来的？”我问工人。“县里工厂批发的，样子好看，还便宜。”工人头也不抬地回答。

傍晚时分，我踱到村后的废窑。夕阳将窑口的荒草染成金色，几只麻雀在窑顶的破洞间飞进飞出。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张伯蹲在窑口，正用铁钩拨弄窑火，火光映着他黝黑的脸。其实张伯已去世多年，他的技艺也随他入了土。如今的鱼鳞瓦，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装饰品罢了。

夜里下起小雨，我躺在老屋的床上，听着雨滴敲打瓦片“啪啦啪啦”的声响，心有感触。那声音与记忆中有些不同，节奏似乎更快，也更杂乱。我想，或许是新瓦的角度略有偏差，或许是瓦间的缝隙大了些，又或许，只是我的心境变了。

天亮了，雨也停了。我站在院中，看见阳光照在那些新换的瓦片上，黑得发亮，确乎是好看了。只是不知为何，总觉得少了些什么。